

元朗絲苗種植絕處逢生

林也



元朗絲苗的名稱失落了半個世紀，年輕一代會問：「什麼是絲苗？」回答他絲苗是一種好吃大米的名稱，在元朗種植，因而得名時，他像是在聽故事，然後問，香港真的產米嗎？

這都不能怪年輕一代。元朗絲苗雖然有名，但也失近五十年，許多人都忘記這回事。今日，若有人說，香港是產米的地方，還在市面出售，聽者便半信半疑。但不用生疑，市上確實有本地米出售，近兩年間，有心人復耕元朗絲苗，使名種稻米不至絕世。

元朗是大米之鄉，這段往事要說一說。上世紀五十年代，元朗一帶村民務農為生，元朗平原多是耕地，以種稻為主，甚少菜地，只將屋邊的空地種菜用作自給。元朗農民選用一種名為絲苗的品種播種育苗，絲苗是華南尚佳品種，米粒的特徵兩頭尖，米身修長，入口軟滑，頗有飯香，當年社會物質缺乏，米飯是家庭主糧，每日兩頓白飯糊口度日，對低下層的人家已很滿足，他們吃的是平價粗米，元朗絲苗屬上等米，富裕之家才吃得起，元朗絲苗因此凸顯身價，不但在本地馳名，旅居美國三藩市的華人也聞其名，設法買到元朗出產的大米，因此不但內銷，還有出口。據當時港府出口統計，上世紀五十年代元朗絲苗每年均出口至三藩市供當地華人食用，這時期是元朗稻米生產的輝煌歲月。

另外一種包裝上印有「澳米」兩字的食米，是大嶼山二澳近兩年開荒種植的本港新稻米，每包五百克，售價五十五元，目前產量極有限，出售的店舖不多，但本港產米已成爲熱門話題。

出產「澳米」的二澳，在漁村大澳附近，走路四十多分鐘到，從大澳坐艇僅十分鐘。登岸即見數十畝田地，數十年前村民搬走，一片荒蕪。幾年前有人嘗試在村內復耕，但人手不足，至今僅開耕六畝，村中水源充足，少污染，一年種出兩造，首造產米一百公斤，次造失收，二〇一四年七月好收成，產米四百八十公斤，並包裝上市。二澳畝產量不及元朗，元朗畝產量可達五百至七百公斤，元朗平原，土地較爲肥沃，歷來高產。

六十年代初新界社會發生變化，英國與歐洲一些國家如荷蘭引入移民勞工，香港是其中一地，港英政府的移民政策向新界鄉民傾斜，批准新界人口移民英國。這時期，不少精壯新界村民紛紛移民英國及荷蘭，鄉間頓時缺勞動力，禾田逐漸荒廢，元朗絲苗最終消失，至六十年代中期，元朗禾田改作魚塘。

我們現在吃進口米，主要是泰國米，其次是中國、澳洲，最近有越南米打入市場。越戰期間，美軍四處投下毒氣彈，污染農田，市民對越南米有戒心。

數年前，一些有心人開始計劃復耕，在元朗望瀝濕地嘗試種元朗絲苗，一年兩造。經過接近兩年的試驗，不斷摸索，重新找回種絲苗的方法，每畝田可收成四百餘斤至七百斤，畝產量令人滿意，打成大米，每年總產米量約一噸半，在市面出售，價格每公斤六十多元及至八十多元，價錢比泰國米高，街坊知道是元朗大米，樂於購買，因數量尚少，市上不多見，主要以訂購方式出售，少量在元朗墟零售。



讓歷史正劇回暖

遐邇



曾經風頭無二的歷史正劇，其命運歷經飄零沉浮。近期，古裝歷史劇《大秦帝國之崛起》在積壓兩年後突然於央視一套八點檔開播，在毫無宣傳的情況下「空降」熱搜榜。正月十七凌晨，十年前推出的《大明王朝1566》在優酷網以會員劇的方式復播，本月二十五日還將登陸重慶衛視晚間黃金檔。一時間，似乎讓人感覺歷史正劇在回暖。十年風雨路，劇沒變，人心和市場卻在發生着翻天覆地的改變。

衆所周知，我國歷史悠久，反映歷史的傳統正劇也很有市場，從歷史上的戲劇到今天的影視作品，都有過輝煌的昨天。比如，《康熙王朝》、《雍正王朝》等傳統正劇曾風靡全國。然而，曾幾何時，歷史正劇竟抵不過對歷史戲說的影視作品。《大秦帝國》三部曲雖然觀衆評價較高，但卻遭到「雪藏」或牆裏開花牆外香。第一部《大秦帝國之裂變》苦等三年未能在央視播出，只好「曲線救國」，在美國及台灣首播。第二部《大秦帝國之縱橫》拍完就在央視首播，但卻慘遭滑鐵盧。第三部《大秦帝國之崛起》又被「雪藏」兩年。歷史正劇走入低谷，即使口碑甚好的《半月傳》收視率也不高，但《半月傳》帶熱了《大秦帝國》的前兩部作品。

爲什麼歷史正劇抵不過對戲說歷史的影視作品呢？應該說有政策方面的因素，比如二〇一三年六月國家新聞出版廣播電總局就出過「限古令」，衛視黃金時段年度播出古裝劇的總集數，不得超過當年該衛視黃金時段所有播出劇碼總集數的百分之十五。這是不符合文藝方針和發展規律的。當然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社會文化方面的因素，人們的思想浮躁並急功近利，單純爲了娛樂的思想之風在娛樂圈盛行，不僅沒有較好的精品呈現，還娛樂化氾濫，幾乎什麼能拿來娛樂。娛樂歷史劇要比歷史正劇更受歡迎。如胡編亂造的宮鬥戲很流行，甚至《仙劍奇俠傳》、《花千骨》等玄幻古裝劇都成了主流，相反《書聖王羲之》、《北魏傳奇》、《忽必烈傳奇》、《大玉兒傳奇》、《帝國黃昏》等歷史正劇卻都成了積壓劇。

在主筆過《雍正王朝》的編劇劉和平看來，無論是哪個歷史時期，重要的都是觀衆能夠在觀劇之後要有強烈的現實觀照和情感共鳴，能夠做到這一點，才是歷史正劇製作應該追求的。其實這也應該是影視工作者的共同追求，當下是「IP」、「小鮮肉」熱鬧一時，但有文化有內涵能引起觀衆反思的劇碼才是流行文化。如一味地迎合觀衆掙快錢的速食影視作品，只能是一時的流行，生命力不會長久。這是文藝的規律。讓歷史正劇回暖是文藝的春天，讓影視作品成爲文藝精品也是文藝的春天。文藝工作者都應有清醒的認識，文藝是爲人民服務的，文藝是爲社會進步與發展服務的，文藝工作者都應該爲出精品而努力。



蟄伏一個冬天的我推開窗戶，放眼遠眺，呀！一片銀色世界映入我的眼簾。原來立春好久的天再次「雪壓冬雲白絮飛」，於是吟誦一代偉人毛澤東《沁園春·雪》：「千里冰封，萬里雪飄，望長城外，惟餘莽莽。」這時具有文藝範兒的妻子一臉興奮地接着吟誦：「大河上下，頓失滔滔。」妻子忽然停下了，若有所思，說：「小橋流水，不覺春風換柳條才是。」五九六九，沿河看柳，如今都七九尾八九頭了，河也開燕也來了，妻子就拉着我的手說：「走，雪裏尋春去！」

人丟了，能找回來。東西丟了，也能寫個尋物啓事。尋春從何說起呢？我一臉疑惑和不解。妻子說：「東風未肯入東門，走馬還尋去歲村。我們沒馬騎，可以靠十一號汽車來尋春啊！」妻子就說出去晚了，說不定春就被人抱回家了。剛出門，一束枝條出現在我們面前，我再次想起偉人毛澤東的詩句：「春風楊柳萬千條，六億神州盡舜堯。」妻子笑了，說：「都啥年代了，十

雪裏尋春

陸琴華

三億神州盡舜堯還差不多。」妻子隨手將數在地額前的一束柳枝挽在手裏說：「二月春風似剪刀，不知細葉誰裁出。你看，儘管天落雪了，那芽兒還是冒了出來。」我低頭一看，果真那根枝條上都開始鑽出了一股股嫩嫩的黃黃的芽兒。何止是這二月春風裏的楊柳呢？妻子用隨手帶來的一把小鏟子把跟前的雪端在一旁，露出地面的不少草兒也都冒出了芽兒。妻子對我說：「平時你有不少文章發表，給這嫩草芽兒來兩句詩吧。」說真的，一篇千字散文我不費什麼勁就能寫出來，可要是讓我創作幾句格律詩來就無能爲力了。我說：「用古人的詩句來形容，行不？」妻子知道我的弱項，根本不想爲難我，說：「隨便。」我一下子想起網絡上的一個段子就想開涮一下妻子，說：「男人不能說不行，女人不能說隨便。」妻子好像生氣了，說：「狗咬呂洞實不識好人心，俗俗！」揚起手中的那把小鏟子做出擊打的架勢，我嬉笑着，趕緊開溜，誰知腳下一滑，我摔倒了，也就是跌了個仰八叉。妻子這時高興極了，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善有善報，惡有惡報。不是不報，時辰未到。報應。」可是她見我摔得滿身

都是雪，又立馬心疼起來，上前趕緊拍打我身上的雪。忽然，我齜牙咧嘴，嘴裏不停地說：「涼啊！」原來不知因爲什麼，有一些雪屑灌進了我的脖子裏。妻子趕緊掏出紙巾把我脖子裏那些已經化成水的雪蘸了出來。這時我想起了唐代韓愈《春雪》的詩，說：「新年都未有芳華，二月初驚見草芽。白雪卻嫌春色晚，故穿庭樹作飛花。」原來這場春雪就是向我們報告春天到來的喜訊啊。

這時我們已經來到了村前的一條小河，那水綠綠的，清澈見底，靜靜地向前流淌着。妻子眼尖手快，像發現新大陸似的對我說：「竹外桃花三兩枝，春江水暖鴨先知。」原來小河裏幾隻野鴨見着我們一步步走近牠們，先是膽怯地撲棱一下鑽進水裏，後是浮出水面，大膽地使勁煽動翅膀拍打着水面。那水面上的波紋，就一會兒擴散，一會兒聚攏，又一會兒散開，如舞女一樣翩翩起舞。

二月河水清，家家春鳥鳴。我們正要打道回府，一陣歡歌笑語由遠而近傳來，原來有更多的人像我和妻子一樣也來雪裏尋春了。

黃永玉與陳迹友情相惜

張茅



陳迹與黃永玉是好友，兩人的友情維持近半個世紀。一九四〇年陳迹加入全國木刻協會香港分會，組「激流劇團」宣傳抗日；一九四六年，黃永玉加入香港人間畫會。一九四九年兩人參與香港藝術家作品義賣，慰勞深圳解放軍。五十年代初，兩人進入長城電影公司的「長城電影畫報」共事，黃永玉負責美術爲明星畫肖像，後來由羅承助及嚴慶澍推薦，入《大公報》任美術編輯；陳迹負責攝影，拍明星宣傳照片。共事幾年間，兩人經常到大澳寫生創作，興致相投，又各自開展覽，直至一九五三年黃永玉回北京出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，友情一度中斷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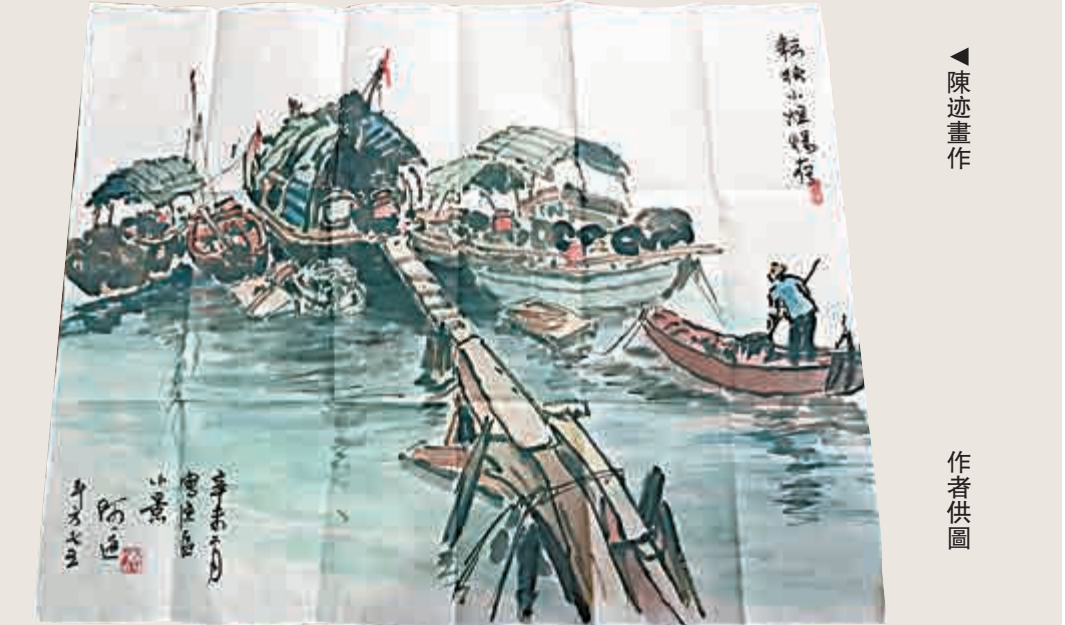
六十年代初，陳迹進入《新晚報》，在本港新聞部做攝影記者，同事稱他爲迹叔。業餘時間寫雜文、畫插圖、街頭寫生及攝影，常用筆名有阿迹、魯丁、小丁、阿拉丁。

三聯書店爲陳迹舉辦攝影展覽，從過萬張底片中選出三十餘張，別人以爲他用高級相機拍照，就我所見，他隨身只帶一部七十二張的「傻瓜機」及一部三十六張的賓得單鏡頭反光機，從未見他用名牌，這固然是「陳迹風格」。他不熱衷「打龍」，愛拍街頭巷尾的市民生活，這也是他的風格。

我常到陳迹家做客，按門鈴便聽到裏面的小狗汪汪汪叫，未見主人，旺財先撲上膝，後來養了一隻貓，有一回他給我開門，撲出來一頭猴子，把我嚇了一跳，他神不知鬼不覺，弄來一頭猴子養在家中，任由這傢伙吱吱的作弄我一回，才一把將猴子攆在懷，自得其樂。陳迹愛猴子與黃永玉相似，香港畫家義賣籌款慰問駐深圳解放軍，黃永玉的義賣作品是一幅木刻「猴子王國」，回北京後，一九八零年猴年中國發行首套十二生肖紀念票「金猴」，這猴也是黃永玉設計，兩人對什麼都產生興趣。陳迹幾百呎的家，除了動物，平台外面養水橫枝、羅漢松，行山揀回來我不知名的花木。他常去大澳或香港仔的漁家艇戶轉，每次總有發現，艇家用的尿壺、花盆、揮春、木菩薩，他都端出味來，有次在蒲台島海邊檢了一個木羅神像回家，讚手藝不錯，收藏起來。

大澳是陳迹第二個家，五十年代初，他與黃永玉每年總去大澳幾次，他爲大澳一本攝影集作序這樣寫道：「幾年來，我每年都在大澳水鄉留駐六、七次，和當地群衆建立深厚真摯感情，手頭存下了許多深入難得的真實記錄。」自黃永玉回京出任中央美術學院教授後，他沒有停止去大澳找創作。

一九七六年九月一日《新晚報》出版《良



夜》周刊，逢星期六免費隨報附送，很受讀者歡迎。陳迹調任《良夜》編輯，共事的還有李文健（杜漸），杜漸在最近出版的《長相憶》回憶錄中說，《良夜》首篇小品，由羅孚、唐人、鄭紀農（張茅）執筆，陳迹轉個身回來便畫好插圖。陳迹鬼才。有一次他用宣紙寫了一幅太平山夜景的水墨畫爲我的小品文插圖，完全是一幅獨立作品，我喜出望外，珍藏至今。這時期開始，他的興趣由攝影轉到繪畫，一九七六年應香港藝術中心及德國文化協會邀請，舉辦「陳迹速寫畫展」，翌年在中環第一畫廊

舉辦「陳迹水墨速寫展」。陳迹的寫畫慾爆發，相信因黃永玉回香港所起。黃永玉由北京到意大利住了多年，八十年代再由意大利回港住了幾年，事隔三十多年，兩人重聚，性情未改。這段時間陳迹顯得忙碌，一會說陪黃永玉去中環街頭速寫，一會說黃永玉將朋友空出來的大宅作畫室，畫一幅丈許長的巨幅，他幫忙做些雜事，又拍下黃永玉作畫時的照片。一個下午，我與陳迹依約到半山區旭龔道探訪黃永玉，我帶去三件東西，都與黃永玉五十年代初在香港時有關，一件物歸原主，另兩件他看後有感，主動在上面題字，成爲不可多得的藏品。這個下午，三人談起不少往事，他的愛犬伏在我女兒身邊靜聽，黃永玉讓我們進畫室看他在意大利創作的油畫十數幅，梅溪（黃永玉夫人）張羅下午茶點，看過畫，吃過茶點，黃永玉爲我兩件東西補字，再爲他當年畫的陳迹速寫再題字，並註：「二十八年舊作跡兄像」。足見兩人友情不減當年。這個下午在黃家逗留有三小時。



▲香港記錄（1950's—1980's）——陳迹攝影集由香港三聯出版社出版

此後，陳迹每日上街畫一幅水墨寫生，大抵受了黃永玉的感染。我們一群舊友定期茶敘，各人收到他的贈畫，當時的市政局收購他廿多幅以本港街景生活爲題的水墨寫生，包括石板街、文武廟、鴨蛋街、避風塘艇家等。八十年代中，黃永玉爲三聯出版社的《香港記錄（1950's—1980's）——陳迹攝影集》作序，黃永玉寫道：「陳迹拍出的照片對香港社會歷史的貢獻，是沒有第二人可與之比較的。不從這個角度認識陳迹和陳迹的攝影藝術，若不是幼稚，就是無知，這種歷史價值將與日俱增。」

資料圖片

別人的眼光沒那麼重要

楊福成



但凡女人出門，都要打扮半天，老公不耐煩，她會說是爲了不給老公丟人，「女爲悅己者容」嘛。其實是嗎？老公早就沒了，她也早已不在乎老公的看法了，只是爲了讓別人看着自己很乾淨、很富有、很幸福，不讓別人瞧不起自己。

多年前我去上海約稿，拜見了一位寫小資文章的年輕女作家，她不光寫得好，而個人打扮得更更，精緻細微的妝容，引領潮流的衣着，甚至連言行都設計過了。

她邀我去她家喝茶，我盛情難卻，可一進房門，就候地眼花繚亂一片狼藉了——鞋襪扔得到處都是，茶几上剩飯剩菜擠得滿滿當當，床上還「葛優躺」式地歪着啃了半個的玉米。她趕緊收拾出一個沙發讓我坐下，不好意思

地說，太忙了，太忙了，來不及收拾，咱是同行不怕你笑話，要是別人，我才不敢邀家來，太丟人了！

是因爲太忙了嗎？爲什麼化妝用一小時有時間，而收拾一個舒適的房間用半小時就沒時間。蓋是因爲自己天天行走在別人的眼光下，而房間很少能被人看到吧。

一個人的裝扮是這樣，我們尋常做事，也是這樣，大都是做給別人看的。

嘔心瀝血兢兢業業工作，是爲了能讓領導看到自己的上進；買豪車買豪房，是爲了能讓別人看到自己很有錢；屢屢在各種場合拋頭露面，是爲了能讓別人看到自己的與衆不同……

爲什麼經常有累和煩的感覺，這是因爲真正的自己在表示反抗，這些所作所爲超出了你的承受能力，超出了你的心理期許，但又不想落後於人，讓人瞧不起，所以，就這麼一日一日，一生

一世地累着煩着。花花世界，人世喧囂，別人的眼光，其實沒那麼重要。

世界上事情，最忌諱的就是十全十美，你看那天上的月亮，一旦圓滿了，馬上就要虧缺；樹上的果子，一旦熟透了，馬上就要墜落。

人都是不完美的，我們沒必要在別人的眼光下裝得十全十美。

大街上打扮得光鮮艷麗的人多了，可回頭想想，我們能記住幾個，我們記不住別人，也就沒有人能記住我們。

人生本來就是這個樣子，他有他的世界，你有你的精彩，看開些，看淡些，情在山水中，心在塵世外，不負春光，不負自己，那該多快樂。

有位網友說，「寧願因做自己而招人厭惡，也不願爲了迎合他人而偽裝自己」，這話很對，但不無道理，別人的眼光，真的沒有那麼重要。